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天書





倪匡著

天書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天 書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㉔

著 者	倪 登 匡
發 行人	沈 登 恩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 經 銷	嘉 興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 刷 所	松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 價	新 台 幣 100 元 港 幣 15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70 年 10 月
八 版	中 華 民 國 79 年 3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73-4

還記得一個名字叫姬娜的可愛的墨西哥小女孩嗎？

只怕不記得了，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。

姬娜，是我在多年之前，一件奇事中遇到的一個小女孩。那件奇怪的事物的始末，我在「奇門」一文中，已經詳細記述過，只怕連「奇門」也沒有什麼人記得了。那件事的整個過程，是一個在宇宙飛行中迷失了的飛行員的一個悲慘的故事，那個飛行員叫米倫太太。

米倫太太留下了一些東西，其中有一枚紅寶石戒指，那是一塊美得令人驚心動魄的紅寶石，當時，我得到了這枚紅寶石戒指之後，就送給了那個叫姬娜的小女孩，當時，她不過十歲左右。其後，各種各樣的經歷，使我忘記了這件事，姬娜因回到墨西哥之後的初期，曾經寫過信給我，後來，音訊也斷絕了。

如今記述的這件事，我名之為「天書」，整件事，就是從那枚紅寶石戒指開始的。

我和白素自歐洲回來之後，書桌上有一大堆信件，那全是我在離開的時候收到的。這一大堆信件，我當然要逐封拆開來看過，但是我却先揀重要的來看，例如電報，如果對方沒有重要的事，是決不會打電報來的。

我看了幾封電報，其中有一封，甚令我莫名其妙，電報來自荷蘭的阿姆斯特丹，發報人是一個叫連倫的人，電報的內容如下：我們懇切地期待閣下的答覆，但不知緣何，一直未有閣下的消息。請儘速與我們聯絡。

我看了看電報的日期，是我回家前兩天的事。

這封電報，可以說是莫名其妙之極，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，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和我聯絡，所以我看完了電報之後，只好隨手將之擱在一邊。

直到第二天，我在整理信件之時，才又發現了這位連倫先生的一封信，看完了這封信，我立即拿起電話，要接線生駁接到荷蘭的長途電話。

連倫先生是先寫了信給我，因爲我沒有回音，所以才拍了一封電報來詢問究竟的。我先看了那封電報，自然莫名其妙，但等到我看完了信之後，就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了。

以下，是連倫先生的那封信的內容：

「衛斯理先生，素昧平生，冒昧寫信給你，請你原諒。本人是荷蘭阿姆斯特丹極峯珠寶鑽石公司的負責人，本公司和本人如今面臨一個難題，希望閣下能協助解決。

「昨天，一位美麗高貴的女士，她自稱來自墨西哥，姓名是姬娜·基度。她來看我們的目的，是想出售她擁有的一塊重量達七克拉的極品紅寶石。老實說，我本人和我所負責的公司，一貫的買賣，全是極品的珠寶，如果閣下對世界珠寶市場有認識的話，應該知道敝公司在珠寶市場中的地位。但是，我們也被基度小姐所帶來的那塊紅寶石所震驚。

「毫無疑問，這是稀世之寶！像這樣品質的紅寶石，不可能在歷史上會有記錄。比它次許多級的紅寶石，自從一開採出來之後，就有着各種各樣的記錄。但這塊極品紅寶石，却是完全沒有來歷可稽的。

「當然，我們絕不懷疑基度小姐是這塊紅寶石的主人，但是我們在收購這塊寶石之前，我們

想要知道這塊紅寶石的來歷。基度小姐宣稱，閣下是知道這塊紅寶石來歷的人。

「由於閣下在珠寶世界之中並非聞人，所以我們本來很難接受基度小姐的推薦，但我們在基度小姐的堅持之下，通過國際警方，得到了有關閣下良好信譽的保證，所以，我們想請閣下對這塊紅寶石的來歷，下一個斷言，以便我們和基度小姐的交易，得以完成。

「再者，基度小姐是閣下的朋友，本公司深以能獲得這樣的稀世奇珍爲榮，而看基度小姐的情形，她似乎也急於求售，以換取一筆龐大的現金，想來閣下必然樂於見到基度小姐的願望得以實現，請閣下儘快與本人聯絡，順致謝意。」

看完了這封信，在等待長途電話之際，我思潮翻湧，想起了多年前的事情來。

姬娜現在應該有多少歲了？二十三？二十四？當然她已經成年了。而那塊紅寶石，當時我送給了姬娜，是想她永遠保存的，如今她拿去求售，當然是她遇到了極度困難的緣故，我不相信她對那麼美麗的紅寶石，會忽然厭倦了，不喜歡了。事實上，事隔那麼多年，那紅寶石對我的印象，仍然極其深刻，那種透明的血紅，那種奪魄的光芒，毫無疑問，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塊紅寶石！

能夠收購這樣稀世奇珍的，當然一定是在國際珠寶市場中極有地位的珠寶公司。而珠寶公司方面，在付出巨款之前，希望弄清楚這寶物的來歷，也是一件很正常的要求，他們當然有權要求賣主，清楚地說明寶石的來路。

可是，我該怎麼向這位珠寶商連倫解釋呢？難道我告訴他實話，說這塊紅寶石，是來自一位

叫米倫太太的金髮美女，而這位美女，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從地球起飛，去作偉大的探索宇宙的飛行，而結果，由於不可知的因素，而回到了我們的年代中來鬱鬱十年，終於死在大海之中？我當然不能這樣講，因為就算我講的每一個字都是實話，但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成功的商人，是決不會相信我所講的話的。

我已經想好了幾個謊言，準備騙一下連倫先生，例如，這塊紅寶石，是來自一個印度土王的寶藏等等。但是，這是次要問題，問題是我想知道，姬娜究竟是爲了什麼，要放棄那枚如此可愛的紅寶石戒指。在她如今這樣的年齡，正應該是對珠寶最狂熱的時候。

其次，我自己也想要這枚紅寶石戒指，我不知道連倫先生出價若干，如果我可以負擔的話，我願意將它買下來，因爲那實在是美麗得不可言喻的稀世奇珍！

在我思潮起伏之間，電話鈴響了起來。我拿起了電話，接線生道：「你要的電話接通了，請準備講話！」

我等了一會，就聽到了一個有十分濃重鼻音的男子聲音道：「我是極峯珠寶公司的連倫。」

我忙道：「連倫先生，我是你寫信來，要我解決難題的衛斯理！」

連倫「啊」地一聲，說道：「太好了！我相信你收到了我的信？」

我道：「還有你的電報，連倫先生，那顆紅寶石的來歷，決不成問題，我想知道基度小姐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連倫道：「基度小姐受本公司的招待，住在酒店，等候你的消息。我想知道這顆紅寶石的上

一任擁有者是誰，以及它更早的擁有者，和它開採，琢磨的記錄。」

我答非所問，道：「請問，基度小姐在哪家酒店之中？多少號房間，我要和她聯絡。」

連倫猶豫了片刻，道：「爲了什麼？」

我道：「在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，我已經認識她了，我想再見她。」

連倫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基度小姐說，這枚紅寶石，是閣下在她十歲那年送給她的？」

我心中苦笑了一下，原來姬娜爲了出售這枚戒指，已經對連倫說了不少，可能連戒指原來是米倫太太的，都告訴他了！

我聽到對方這樣問，只好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連倫又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先生，我不認爲你對珠寶毫無認識，這樣名貴的寶石，送給一個十歲的小女孩，這——這——似乎——似乎——」

他遲疑着沒有說下去，顯然是認爲這種事太不合情理，我心中不禁有點怒意，道：「你可以作一百種不同的想法，但是，這枚戒指，的確是我送給她的。老實說，我不知你們出價多少！我要和她直接聯絡，我願意將這塊紅寶石買回來！」

連倫發了急，連聲道：「不！不！先生，紅寶石是我們的，基度小姐已經預支了一筆錢，紅寶石肯定是我們的了，我們只不過——」

我打斷了他的話頭，冷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怕什麼？怕那是賊贓？」

連倫連忙道：「不！不！絕對不，請你別見怪，我可以知道，米倫太太是誰？我們查遍了擁

有名貴珠寶的名人錄，可是查不到米倫太太！」

我越聽越是怒氣上沖，大聲道：「我勸你，如果要這顆紅寶石的話，趕快買下來。我敢斷定，你出的價錢，最多不過是這顆紅寶石的真正價值的十分之一！至於這顆紅寶石的來歷，講給你聽，你也不會相信的！」

我剛對着電話在吼叫之際，白素推開書房門，走了進來，向我作了一個詢問的神色，我向她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。電話那邊，連倫連聲說道：「是！是！那可能是來自東方某一個神秘的寶藏——」

我道：「隨便你怎麼想，現在，你可以將基度小姐的住址告訴我了麼？」

連倫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，我告訴你。」

他給了我酒店的名稱和房間的號碼，我記了下來。連倫又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本人以及我們的公司都很感謝你，這顆紅寶石實在太美麗了，我們出的價錢也不低，先生，是四十萬英鎊。當然，這顆寶石如果拿出來拍賣，究竟可以賣多少錢，是誰也不敢預料的！」

我笑了笑，道：「請別介意我剛才的話，我剛才的意思是，這顆紅寶石，是真正的無價之寶，任何數字的金錢，都難以衡量的！」

連倫道：「是的！是的！你說得對！」

我和連倫的通話，到此結束，白素走了過來，我道：「還記得那個叫姬娜的小女孩？」

白素道：「記得，怎麼？她要出售那枚戒指？」

我道：「看來是這樣，我要問她，爲什麼要賣掉它呢，我實在不希望這枚戒指落入珠寶商的手中！」

白素作了一個無可無不可的神情，我又拿起了電話，再要接線生接荷蘭的長途電話。

十分鐘之後，電話鈴響了起來，但是我却没有聽到姬娜的聲音，仍然是接線生，道：「先生，酒店方面說，姬娜·基度小姐，已經在一小時之前退了房，離開了酒店，對不起！」

我呆了一下，說了聲多謝，就放下了電話。

姬娜已經退掉了酒店的房間，我絕不認爲那是有了什麼意外，可能是由於連倫等我的回音等不到，已經決定向她購買這顆紅寶石，那麼，姬娜取到了錢，自然就離開了！不過連倫似乎十分可惡，他剛才和我通話，還一點口風都不肯透露。

我想，姬娜知道我急於和她聯絡，連倫一定會和她談起，她會主動來找我的，那倒不必心急。

事情，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，當天，我和白素討論了不少有關那枚紅寶石戒指的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還在床上，就被電話吵醒，拿起電話來，是荷蘭來的長途電話。我以爲，那一定是姬娜打來的電話了。

誰知道我等了一會，又聽到了連倫有濃重鼻音的語聲。他好像十分憤怒，以致鼻音聽來更重。他一聽到我的聲音，就大聲道：「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對基度小姐講了一些什麼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我什麼也沒有和她講！昨天，我和你通話之後，立即打電話到酒店去找

她，可是酒店方面，說她在二小時之前，已經退了房！」

連倫怪叫道：「見鬼！」

我十分惱怒，道：「見鬼是什麼意思？酒店方面，應該有長途電話的記錄可以查，你可以去查一查！」

連倫喘着氣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並不是說你，我是說，基度小姐離開酒店，並沒有通知我，當我決定向她購買那塊紅寶石的時候，已經找不到她了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找不到她？她並沒有將紅寶石留在你們處？」

連倫道：「沒有，我勸她將寶石留下，可是她不肯，我已經通知了警方，你知道，先生，一個女人，帶着價值如此高的寶石，實在是可以發生任何意外的！」

我也感到事情不尋常了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說什麼才好，連倫又道：「基度小姐預支了的那筆錢——」

我大聲道：「她預支了多少，由我來付還給你們公司！重要的，是盡一切可能，找到她的下落！有了她的任何消息，立即與我聯絡，電話費由我支付！」

連倫答應着。我和我的第二次通話，就是這樣。

當我坐在床上發愣，白素拿着早報走了進來，我道：「姬娜失蹤了！」

白素呆了一呆，我將連倫的電話對她說了一遍。白素道：「不知道姬娜最近的生活怎麼樣？我們也不知道她爲了什麼要出售那枚戒指，一切的猜測，全是沒有用的！你要知道，過去了那麼

多年，她已不再是你當年認識的那個小女孩了！」

我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看只有等連倫進一步的消息，看來，他比我還要着急。」等到晚上，連倫的消息來了。

連倫在長途電話中告訴我，道：「警方一直找不到基度小姐，也沒有她出境的記錄，她離開了酒店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。警方的高層人員說，閣下對於疑難的案件有豐富的經驗，如果你能夠來，找到基度小姐的希望就大得多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才從歐洲回來，請問，基度小姐可曾向你透露過她為什麼要出售寶石？」

連倫像是因為我的問題太怪，所以呆了一呆，才道：「為什麼？當然是爲了錢！」

我沒有再問什麼，因為我也想不到除了錢之外，姬娜還有什麼原因要出售那枚可愛的戒指。

我道：「請荷蘭警方繼續努力，如果明天這時候，仍然沒有消息的話，我會考慮來。」

連倫在唉聲嘆氣中，掛上了電話。他的心情，倒是很容易明白的，一個珠寶商，在見到了這樣美麗的寶石之後，忽然收購的機會消失了，心裏自然難過。連倫所關心的，只是那枚紅寶石，決不是姬娜！

接下來的一整天，我有點心神恍惚，白素看出我的心意，道：「看來你未免又要出門了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事情本來很平常，可是忽然之間姬娜不見了，這不是很奇怪麼？」

白素攤了攤手，道：「看起來仍然像是普通的失蹤，不像可以發掘出什麼奇特的事情來。」

我道：「那也很難說，那顆紅寶石的來歷如此奇特，如今又自它開始而發生了事，這實在有必要去深查一下！」

白素點頭道：「我不反對！」

我道：「等等連倫的消息再說。」

連倫的消息又來了。他的電話比我預期的來得早，道：「沒有基度小姐的消息，先生，一位祖斯基警官，想和你講幾句話。」

我等了一回，一個聲音傳了過來，道：「我是祖斯基，我曾在巴黎國際警察總部服務過，曾見過你幾次，只怕你可不記得我了！」

我只好直認，道：「對不起，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。基度小姐失蹤的事，是不是有特別疑難的地方？」

祖斯基道：「是的，第一，她帶着價值極高的珍寶——」
我立時打斷他的話頭，道：「因為身懷巨寶而失蹤，還只是普通的案件，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非要我來不可的？」

祖斯基吸了一口氣，在電話中，可以清楚地聽到他長長的吸氣聲。他道：「有！」
他在說了一個「有」字之後，又停了半晌，我心急，忍不住催道：「是什麼，請快說！」

祖斯基說道：「有，在她退掉酒店的房間之前，她曾經出去過一次，拿着一本包好了的書，向酒店櫃台的職員要郵票去投寄。」

我道：「警官，你的話有問題了，既然是包好了的，誰能肯定那是一本書？」

祖斯基忙道：「櫃檯職員說的，他說那形狀、大小，是一本書，或者，是一疊紙，總之是相類的物件。酒店沒有郵票供應，她就問了郵局的地址，走出去，在半小時之後又回來的。」

我忙問道：「她投寄的東西，寄到哪裏？」

祖斯基道：「不知道，她並沒有寄掛號，可能只是投入郵筒，郵局當普通的郵件處理，不可能有記錄。」

我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那也不能說明什麼！」

祖斯基道：「是的，可是一個女侍——」

我不禁有點冒火，說道：「警官，你說話別一截一截的好不好？」

祖斯基忙道：「對不起，請原諒，實在是事情發生得很亂，所以我才不能一件一件告訴你呀！」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，道：「好吧，算我剛才沒提過抗議，請繼續下去。」

祖斯基這才又道：「酒店的一個女侍，曾經看到基度小姐在包那個郵包，據她說，包的好像是一本書。」

我嘆了一聲，道：「警官，是一本書，就是一本書，什麼叫作『好像是一本書』？」

祖斯基也無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情形是這樣，那是一本書——一本書的原稿。那女侍說，她看到的是一厚疊紙，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，那好像是一本書，她看到的情形，就是這

樣。」

我聽到這裏，才鬆了一口氣，總算弄明白了姬娜在失蹤之前寄出的是什麼東西。那是一包稿件，也可能是一包文件，總而言之，是一厚疊寫滿了字的紙，當然，也可以稱之為一本書。

「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不論她寄出的是什麼，你是不是認為那和她的失蹤，有點直接關係？」

祖斯基道：「我無法知道，因為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的內容，而且，也不知道她寄給了什麼人。」

「我道：「那就將這件事暫且擱在一旁，別把它當作是主要的線索。另外可還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？」

祖斯基的聲音聽來像是很抱歉，道：「暫時沒有，或許你來了之後，會有進一步的發現？」

我苦笑道：「我不明白何以你們一定堅持要我來。我看不出我來了之後，對事件會有什麼幫助！」

祖斯基沉默了片刻，雖然我只是在和他通長途電話，可是我也可以料到他那種猶豫的神色。他顯然無法立即回答我這個問題，可是他短暫的不出聲，却又表示他還是堅持要我來。

這種情形使我感到一點：是不是另外有什麼隱秘，連倫和祖斯基不肯在電話中告訴我呢？我正想這樣問他之際，祖斯基已結束了沉默，道：「總之，如果你肯來的話，事情一定會有幫助！」

他這樣說法，使我心中的疑雲更甚，我道：「好的，我來。」我答應了之後，又補充了一句

，道：「可是你們別將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！」

我這樣補充，自然是有理由的。雖然我認識姬娜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雖然那隻紅寶石戒指是我送給姬娜的，但我也不是寶石的真正主人，寶石的真正主人，是那位神秘的米倫太太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就算我去了，對姬娜的失蹤，能不能有幫助，只有天曉得。

可是，祖斯基一聽到我肯去，他的高興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先發出了一下歡呼聲，接着，又像是發覺自己太以忘形了一樣，歡呼聲陡地停止，可是又禁不住連聲道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」我並不是一個感覺遲鈍的人，我已經感到，祖斯基的態度，十分不正常。作爲一個處理姬娜失蹤案的警官而言，似乎沒有理由聽到一個對案子其實是不相干的人肯去和他會面，就高興成這樣子的。

可是儘管我有了這樣的感覺，我再也想不到此後事態的發展會如此出人意料之外！

當然，日後的事，是誰也沒有法子預料的！

我放下了電話，正在呆想着，白素已來到了我的身前，我道：「荷蘭警方堅持要我去一次，我看——」

白素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不必向我解釋，去好了。我看這次旅行，一定是你所有的旅行中最乏味的一次！」

我攤了攤手，我也絕不認爲整件事有什麼怪異之處，只不過是姬娜忽然失了蹤而已。

第二天，我就上了飛機，旅途中並沒有什麼可以記述的，我只是在起飛之前，又和連倫通了

一個電話，連倫說他和祖斯基，會在機場接我。

等到我到了目的地，走出機場，就看到一個金髮美男子，高舉着寫着我名字的紙牌，在他的身邊，站着一個半禿的胖中年男子。我逕自向他們走了過去，那禿頂中年男子一開口，那濃重的鼻音，就使我知道了他是連倫先生。我先和連倫握着手，連倫又介紹那金髮男子，他就是祖斯基。我一面和祖斯基握着手，一面道：「你好，警官先生，又有什麼新的發現？」

連倫和祖斯基兩人互望了一眼，在他們互望之際，可以明顯地看出兩人的神情，都極其尷尬。

本來，我們一面寒暄，已一面一起在向外走去，一發現了這一點，我便停止了脚步用嚴厲的目光，盯着他們。兩人神情更是不安，祖斯基攤着手，道：「對不起，不關連倫先生的事，全是我的主意！」

我不禁心頭有點冒火，這兩個傢伙，有什麼事瞞着我，鬼鬼祟祟，已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。我臉色自然也不會十分好看，道：「那麼，關誰的事？」

祖斯基道：「是我的事。」他頓了一頓，才又道：「我不是警官！」

這時，我真的十分生氣，祖斯基不是警官！那麼他是什麼人？他和連倫在玩什麼鬼花樣？將我千里迢迢，騙到荷蘭來，是爲了什麼？

我悶哼了一聲，那種受人欺騙的憤怒，不但形於臉色，而且，還十分明顯地表現在我緊握着、而且揚了起來的拳頭上。